紅樓夢/第096回

维基文库 · 免费全文 · CC BY-SA 4.0

第九十六回　瞞消息鳳姐設奇謀　泄机關顰兒迷本性

話說賈璉拿了那塊假玉忿忿走出，到了書房。那個人看見賈璉的氣色不好，心里先發了虛了，連忙站起來迎著。剛要說話，只見賈璉冷笑道：“好大膽，我把你這個混帳東西！這里是什麼地方兒，你敢來掉鬼！”回頭便問：“小廝們呢？”外頭轟雷一般幾個小廝齊聲答應。賈璉道：“取繩子去捆起他來。等老爺回來問明了，把他送到衙門里去。”眾小廝又一齊答應“預備著呢。”嘴里雖如此，卻不動身。那人先自唬的手足無措，見這般勢派，知道難逃公道，只得跪下給賈璉碰頭，口口聲聲只叫：“老太爺別生氣。是我一時窮极無奈，才想出這個沒臉的營生來。那玉是我借錢做的，我也不敢要了，只得孝敬府里的哥兒頑罷。”說畢，又連連磕頭。賈璉啐道：“你這個不知死活的東西！這府里希罕你的那朽不了的浪東西！”正鬧著，只見賴大進來，陪著笑向賈璉道：“二爺別生氣了。靠他算個什麼東西，饒了他，叫他滾出去罷。”賈璉道：“實在可惡。”賴大賈璉作好作歹，眾人在外頭都說道：“糊涂狗攮的，還不給爺和賴大爺磕頭呢。快快的滾罷，還等窩心腳呢！”那人赶忙磕了兩個頭，抱頭鼠竄而去。從此街上鬧動了“賈寶玉弄出‘假寶玉’”來。

且說賈政那日拜客回來，眾人因為燈節底下，恐怕賈政生氣，已過去的事了，便也都不肯回。只因元妃的事忙碌了好些時，近日寶玉又病著，雖有舊例家宴，大家無興，也無有可記之事。到了正月十七日，王夫人正盼王子騰來京，只見鳳姐進來回說”今日二爺在外聽得有人傳說，我們家大老爺赶著進京，離城只二百多里地，在路上沒了。太太聽見了沒有？”王夫人吃驚道：“我沒有聽見，老爺昨晚也沒有說起，到底在那里聽見的？”鳳姐道：“說是在樞密張老爺家聽見的。”王夫人怔了半天，那眼淚早流下來了，因拭淚說道：“回來再叫璉兒索性打聽明白了來告訴我。”鳳姐答應去了。王夫人不免暗里落淚，悲女哭弟，又為寶玉耽憂。如此連三接二，都是不隨意的事，那里擱得住，便有些心口疼痛起來。又加賈璉打聽明白了來說道：“舅太爺是赶路勞乏，偶然感

冒風寒，到了十里屯地方，延醫調治。無奈這個地方沒有名醫，誤用了藥，一劑就死了。但不知家眷可到了那里沒有？”王夫人聽了，一陣心酸，便心口疼得坐不住，叫彩雲等扶了上炕，還扎掙著叫賈璉去回了賈政，“即速收拾行裝迎到那里，幫著料理完畢，既刻回來告訴我們。好叫你媳婦兒放心。”賈璉不敢違拗，只得辭了賈政起身。賈政早已知道，心里很不受用，又知寶玉失玉以後神志惛憒，醫藥無效，又值王夫人心疼。那年正值京察，工部將賈政保列一等。二月，吏部帶領引見。皇上念賈政勤儉謹慎，即放了江西糧道。即日謝恩，已奏明起程日期。雖有眾親朋賀喜，賈政也無心應酬，只念家中人口不宁，又不敢耽延在家。正在無計可施，只聽見賈母那邊叫“請老爺。”

賈政即忙進去，看見王夫人帶著病也在那里。便向賈母請了安。賈母叫他坐下，便說：“你不日就要赴任，我有多少話與你說，不知你聽不聽？”說著，掉下淚來。賈政忙站起來說道：“老太太有話只管吩咐，兒子怎敢不遵命呢。”賈母咽哽著說道：“我今年八十一歲的人了，你又要做外任去，偏有你大哥在家，你又不能告親老。你這一去了，我所疼的只有寶玉，偏偏的又病得糊涂，還不知道怎麼樣呢。我昨日叫賴升媳婦出去叫人給寶玉算算命，這先生算得好靈，說要娶了金命的人幫扶他，必要沖沖喜才好，不然只怕保不住。我知道你不信那些話，所以教你來商量。你的媳婦也在這里。你們兩個也商量商量，還是要寶玉好呢，還是隨他去呢？”賈政陪笑說道：“老太太當初疼兒子這麼疼的，難道做兒子的就不疼自己的兒子不成么。只為寶玉不上進，所以時常恨他，也不過是恨鐵不成鋼的意思。老太太既要給他成家，這也是該當的，豈有逆著老太太不疼他的理。如今寶玉病著，兒子也是不放心。因老太太不叫他見我，所以兒子也不敢言語。我到底瞧瞧寶玉是個什麼病。”王夫人見賈政說著也有些眼圈兒紅，知道心里是疼的，便叫襲人扶了寶玉來。寶玉見了他父親，襲人叫他請安，他便請了個安。賈政見他臉面很瘦，目光無神，大有瘋傻之狀，便叫人扶了進去，便想到：“自己也是望六的人了，如今又放外任，不知道幾年回來。倘或這孩子果然不好，一則年老無嗣，雖說有孫子，到底隔了一層，二則老太太最疼的是寶玉，若有差錯，可不是我的罪名更重了。”瞧瞧王夫人，一包眼淚，又想到他身上，复站起來說：“老太太這麼大年紀，想法兒疼孫子，做兒子的還敢違拗？老太太主意該怎麼便怎麼就是了。但只姨太太那邊不知說明白了沒有？”王夫人便道：“姨太太是早應了的。只為蟠兒的事沒有結案，所以這些時總沒提起。”賈政又道：“這就是第一層的難處。他哥哥在監里，妹子怎麼出嫁。況且貴妃的事雖不禁婚嫁，寶玉應照已出嫁的姐姐有九個月的功服，此時也難娶親。再者我的起身日期已經奏明，不敢耽擱，這幾天怎麼辦呢？”賈母想了一想：“說的果然不錯。若是等這幾件事過去，他父親又走了。倘或這病一天重似一天，怎麼好？只可越些禮辦了才好。”想定主意，便說道：“你若給他辦呢，我自然有個道理，包管都礙不著。姨

太太那邊我和你媳婦親自過去求他。蟠兒那里我央蝌兒去告訴他，說是要救寶玉的命，諸事將就，自然應的。若說服里娶親，當真使不得。況且寶玉病著，也不可教他成親，不過是沖沖喜，我們兩家願意，孩子們又有金玉的道理，婚是不用合的了。即挑了好日子，按著咱們家分兒過了禮。赶著挑個娶親日子，一概鼓樂不用，倒按宮里的樣子，用十二對提燈，一乘八人轎子抬了來，照南邊規矩拜了堂，一樣坐床撒帳，可不是算娶了親了么。寶丫頭心地明白，是不用慮的。內中又有襲人，也還是個妥妥當當的孩子。再有個明白人常勸他更好。他又和寶丫頭合的來。再者姨太太曾說，寶丫頭的金鎖也有個和尚說過，只等有玉的便是婚姻，焉知寶丫頭過來，不因金鎖倒招出他那塊玉來，也定不得。從此一天好似一天，豈不是大家的造化。這會子只要立刻收拾屋子，舖排起來。這屋子是要你派的。一概親友不請，也不排筵席，待寶玉好了，過了功服，然後再擺席請人。這麼著都赶的上。你也看見了他們小兩口的事，也好放心的去。”賈政聽了，原不願意，只是賈母做主，不敢違命，勉強陪笑說道：“老太太想的极是，也很妥當。只是要吩咐家下眾人，不許吵嚷得里外皆知，這要耽不是的。姨太太那邊，只怕不肯，若是果真應了，也只好按著老太太的主意辦去。”賈母道：“姨太太那里有我呢。你去吧。”賈政答應出來，心中好不自在。因赴任事多，部里領憑，親友們荐人，种种應酬不絕，竟把寶玉的事，聽憑賈母交與王夫人鳳姐兒了。惟將榮禧堂後身王夫人內屋旁邊一大跨所二十餘間房屋指與寶玉，餘者一概不管。賈母定了主意叫人告訴他去，賈政只說很好，此是後話。

且說寶玉見過賈政，襲人扶回里間炕上。因賈政在外，無人敢與寶玉說話，寶玉便昏昏沉沉的睡去。賈母與賈政所說的話，寶玉一句也沒有聽見。襲人等卻靜靜兒的聽得明白。頭里雖也聽得些風聲，到底影響，只不見寶釵過來，卻也有些信真。今日聽了這些話，心里方才水落歸漕，倒也喜歡。心里想道：“果然上頭的眼力不錯，這才配得是。我也造化。若他來了，我可以卸了好些擔子。但是這一位的心理只有一個林姑娘，幸虧他沒有聽見，若知道了，又不知要鬧到什麼分兒了。”襲人想到這里，轉喜為悲，心想：“這件事怎麼好？老太太，太太那里知道他們心里的事。一時高興說給他知道，原想要他病好。若是他仍似前的心事：初見林姑娘便要摔玉砸玉，況且那年夏天在園里把我當作林姑娘，說了好些私心話，後來因為紫鵑說了句頑話兒，便哭得死去活來。若是如今和他說要娶寶姑娘，竟把林姑娘撂開，除非是他人事不知還可，若稍明白些，只怕不但不能沖喜，竟是催命了！我再不把話說明，那不是一害三個人了么。”襲人想定主意，待等賈政出去，叫秋紋照看著寶玉，便從里間出來，走到王夫人身旁，悄悄的請了王夫人到賈母後身屋里去說話。賈母只道是寶玉有話，也不理會，還在那里打算怎麼過禮，怎麼娶親。

那襲人同了王夫人到了後間，便跪下哭了。王夫人不知何意，把手拉著他說：“好端端的，這是怎麼說？有什麼委屈起來說。”襲人道：“這話奴才是不該說的，這會子因為沒有法兒了。”王夫人道：“你慢慢說。”襲人道：“寶玉的親事老太太，太太已定了寶姑娘了，自然是极好的一件事。只是奴才想著，太太看去寶玉和寶姑娘好，還是和林姑娘好呢？”王夫人道：“他兩個因從小兒在一處，所以寶玉和林姑娘又好些。”襲人道：“不是好些。”便將寶玉素與黛玉這些光景一一的說了，還說：“這些事都是太太親眼見的。獨是夏天的話我從沒敢和別人說。”王夫人拉著襲人道：“我看外面兒已瞧出幾分來了。你今兒一說，更加是了。但是剛才老爺說的話想必都聽見了，你看他的神情兒怎麼樣？”襲人道：“如今寶玉若有人和他說話他就笑，沒人和他說話他就睡。所以頭里的話卻倒都沒聽見。”王夫人道：“倒是這件事叫人怎麼樣呢？”襲人道：“奴才說是說了，還得太太告訴老太太，想個萬全的主意才好。”王夫人便道：“既這麼著，你去幹你的，這時候滿屋子的人，暫且不用提起，等我瞅空兒回明老太太，再作道理。”說著，仍到賈母跟前。

賈母正在那里和鳳姐兒商議，見王夫人進來，便問道：“襲人丫頭說什麼？這麼鬼鬼祟祟的。”王夫人趁問，便將寶玉的心事，細細回明賈母。賈母聽了，半日沒言語。王夫人和鳳姐也都不再說了。只見賈母歎道：“別的事都好說。林丫頭倒沒有什麼，若寶玉真是這樣，這可叫人作了難了。”只見鳳姐想了一想，因說道：“難倒不難，只是我想了個主意，不知姑媽肯不肯。”王夫人道：“你有主意只管說給老太太聽，大家娘兒們商量著辦罷了。”鳳姐道：“依我想，這件事只有一個掉包兒的法子。”賈母道：“怎麼掉包兒？”鳳姐道：“如今不管寶兄弟明白不明白，大家吵嚷起來，說是老爺做主，將林姑娘配了他了。瞧他的神情兒怎麼樣。要是他全不管，這個包兒也就不用掉了。若是他有些喜歡的意思，這事卻要大費周折呢。”王夫人道：“就算他喜歡，你怎麼樣辦法呢？”鳳姐走到王夫人耳邊，如此這般的說了一遍。王夫人點了幾點頭兒，笑了一笑說道：“也罷了。”賈母便問道：“你娘兒兩個搗鬼，到底告訴我是怎麼著呀？”鳳姐恐賈母不懂，露泄机關，便也向耳邊輕輕的告訴了一遍。賈母果真一時不懂，鳳姐笑著又說了幾句。賈母笑道：“這麼著也好，可就只忒苦了寶丫頭了。倘或吵嚷出來，林丫頭又怎麼樣呢？”鳳姐道：“這個話原只說給寶玉聽，外頭一概不許提起，有誰知道呢。”正說間，丫頭傳進話來說：“璉二爺回來了。”王夫人恐賈母問及，使個眼色與鳳姐。鳳姐便迎著賈璉努了個嘴兒，同到王夫人屋里等著去了。一回兒王夫人進來，已見鳳姐哭的兩眼通紅。賈璉請了安，將到十里屯料理王子騰的喪事的話說了一遍，便說：“有恩旨賞了內閣的職銜，謚了文勤公，命本宗扶柩回籍，著沿途地方官員照料。昨日

起身，連家眷回南去了。舅太太叫我回來請安問好，說如今想不到不能進京，有多少話不能說。聽見我大舅子要進京，若是路上遇見了，便叫他來到咱們這里細細的說。”王夫人聽畢，其悲痛自不必言。鳳姐勸慰了一番，“請太太略歇一歇，晚上來再商量寶玉的事罷。”說畢，同了賈璉回到自己房中，告訴了賈璉，叫他派人收拾新房。不題。

一日，黛玉早飯後帶著紫鵑到賈母這邊來，一則請安，二則也為自己散散悶。出了瀟湘館，走了幾步，忽然想起忘了手絹子來，因叫紫鵑回去取來，自己卻慢慢的走著等他。剛走到沁芳橋那邊山石背後，當日同寶玉葬花之處，忽聽一個人嗚嗚咽咽在那里哭。黛玉煞住腳聽時，又聽不出是誰的聲音，也聽不出哭著叨叨的是些什麼話。心里甚是疑惑，便慢慢的走去。及到了跟前，卻見一個濃眉大眼的丫頭在那里哭呢。黛玉未見他時，還只疑府里這些大丫頭有什麼說不出的心事，所以來這里發泄發泄，及至見了這個丫頭，卻又好笑，因想到：這种蠢貨有什麼情种，自然是那屋里作粗活的丫頭受了大女孩子的氣了。細瞧了一瞧，卻不認得。那丫頭見黛玉來了，便也不敢再哭，站起來拭眼淚。黛玉問道：“你好好的為什麼在這里傷心？”那丫頭聽了這話，又流淚道：“林姑娘你評評這個理。他們說話我又不知道，我就說錯了一句話，我姐姐也不犯就打我呀。”黛玉聽了，不懂他說的是什麼，因笑問道：“你姐姐是那一個？”那丫頭道：“就是珍珠姐姐。”黛玉聽了，才知道他是賈母屋里的，因又問：“你叫什麼？”那丫頭道：“我叫傻大姐兒。”黛玉笑了一笑，又問：“你姐姐為什麼打你？你說錯了什麼話了？”那丫頭道：“為什麼呢，就是為我們寶二爺娶寶姑娘的事情。”黛玉聽了這一句，如同一個疾雷，心頭亂跳。略定了定神，便叫了這丫頭”你跟了我這里來。”那丫頭跟著黛玉到那畸角兒上葬桃花的去處，那里背靜。黛玉因問道：“寶二爺娶寶姑娘，他為什麼打你呢？”傻大姐道：“我們老太太和太太二奶奶商量了，因為我們老爺要起身，說就赶著往姨太太商量把寶姑娘娶過來罷。頭一宗，給寶二爺沖什麼喜，第二宗——”說到這里，又瞅著黛玉笑了一笑，才說道：“赶著辦了，還要給林姑娘說婆婆家呢。”黛玉已經聽呆了。這丫頭只管說道：“我又不知道他們怎麼商量的，不叫人吵嚷，怕寶姑娘聽見害臊。我白和寶二爺屋里的襲人姐姐說了一句：‘咱們明兒更熱鬧了，又是寶姑娘，又是寶二奶奶，這可怎麼叫呢！’林姑娘你說我這話害著珍珠姐姐什麼了嗎，他走過來就打了我一個嘴巴，說我混說，不遵上頭的話，要攆出我去。我知道上頭為什麼不叫言語呢，你們又沒告訴我，就打我。”說著，又哭起來。

那黛玉此時心里竟是油兒醬兒糖兒醋兒倒在一處的一般，甜苦酸咸，竟說不上什麼味兒來了。停了一會兒，顫巍巍的說道：“你別混說了。你再混說，叫人聽見又要打你了。你去罷。”說著，自己移身要回瀟湘館去。那身子竟有千百斤重的，兩只腳卻象踩

著棉花一般，早已軟了。只得一步一步慢慢的走將來。走了半天，還沒到沁芳橋畔，原來腳下軟了。走的慢，且又迷迷痴痴，信著腳從那邊繞過來，更添了兩箭地的路。這時剛到沁芳橋畔，卻又不知不覺的順著堤往回里走起來。紫鵑取了絹子來，卻不見黛玉。正在那里看時，只見黛玉顏色雪白，身子恍恍蕩蕩的，眼睛也直直的，在那里東轉西轉。又見一個丫頭往前頭走了，離的遠，也看不出是那一個來。心中驚疑不定，只得赶過來輕輕的問道：“姑娘怎麼又回去？是要往那里去？”黛玉也只模糊聽見，隨口應道：“我問問寶玉去！”紫鵑聽了，摸不著頭腦，只得攙著他到賈母這邊來。

黛玉走到賈母門口，心里微覺明晰，回頭看見紫鵑攙著自己，便站住了問道：“你作什麼來的？”紫鵑陪笑道：“我找了絹子來了。頭里見姑娘在橋那邊呢，我赶著過來問姑娘，姑娘沒理會。”黛玉笑道：“我打量你來瞧寶二爺來了呢，不然怎麼往這里走呢。”紫鵑見他心里迷惑，便知黛玉必是聽見那丫頭什麼話了，惟有點頭微笑而已。只是心里怕他見了寶玉，那一個已經是瘋瘋傻傻，這一個又這樣恍恍惚惚，一時說出些不大体統的話來，那時如何是好？心里雖如此想，卻也不敢違拗，只得攙他進去。那黛玉卻又奇怪了，這時不似先前那樣軟了，也不用紫鵑打帘子，自己掀起帘子進來，卻是寂然無聲。因賈母在屋里歇中覺，丫頭們也有脫滑頑去的，也有打盹兒的，也有在那里伺候老太太的。倒是襲人聽見帘子響，從屋里出來一看，見是黛玉，便讓道：“姑娘屋里坐罷。”黛玉笑著道：“寶二爺在家么？”襲人不知底里，剛要答言，只見紫鵑在黛玉身後和他努嘴兒，指著黛玉，又搖搖手兒。襲人不解何意，也不敢言語。黛玉卻也不理會，自己走進房來。看見寶玉在那里坐著，也不起來讓坐，只瞅著嘻嘻的傻笑。黛玉自己坐下，卻也瞅著寶玉笑。兩個人也不問好，也不說話，也無推讓，只管對著臉傻笑起來。襲人看見這番光景，心里大不得主意，只是沒法兒。忽然聽著黛玉說道：“寶玉，你為什麼病了？”寶玉笑道：“我為林姑娘病了。”襲人紫鵑兩個嚇得面目改色，連忙用言語來岔。兩個卻又不答言，仍舊傻笑起來。襲人見了這樣，知道黛玉此時心中迷惑不減于寶玉，因悄和紫鵑說道：“姑娘才好了，我叫秋紋妹妹同著你攙回姑娘歇歇去罷。”因回頭向秋紋道：“你和紫鵑姐姐送林姑娘去罷，你可別混說話。”秋紋笑著，也不言語，便來同著紫鵑攙起黛玉。

那黛玉也就起來，瞅著寶玉只管笑，只管點頭兒。紫鵑又催道：“姑娘回家去歇歇罷。”黛玉道：“可不是，我這就是回去的時候兒了。”說著，便回身笑著出來了，仍舊不用丫頭們攙扶，自己卻走得比往常飛快。紫鵑秋紋後面赶忙跟著走。黛玉出了賈母院門，只管一直走去。紫鵑連忙攙住叫道：“姑娘往這麼來。”黛玉仍是笑著隨了往瀟湘館來。離門口不遠，紫鵑道：“阿彌陀佛，可到了家了！”只這一句話沒說完，只見

黛玉身子往前一栽，哇的一聲，一口血直吐出來。未知性命如何，且聽下回分解。

上一回　回目录　下一回

此清朝作品在全世界都属于公有领域，因为作者逝世已经超过100年，且作品于1931年1月1日之前出版。

Public domainPublic domainfalsefalse